

CONTEMPORARY WORLD POPULAR LITERATURE SERIES DYNASTY

豪门恩怨

〔美国〕艾琳·洛特曼著 郭建中 张友忠译



当代外国

流行小说
名篇丛书

译林出版社

〔美国〕艾琳·洛特曼著 郭建中 张友忠译

豪门恩怨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8号

Eileen Lottman
Dynasty

豪门恩怨

〔美国〕艾琳·洛特曼著 郭建中 张友忠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地址:南京中央路145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6 印张5.5 插页2 字数135千

版次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202-4/I·87

定 价 3.00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送新娘的礼物，要数这次最难买了。”多丽丝一边咕哝着，一边把最后一只绒球系在一把红雨伞上。撑开的雨伞朝天放在地上，里面已放满了一包包的礼物。“新娘嫁的是百万富翁，买什么礼物好呢？当然，厨房用具她是绝对用不着的。”

“我给她买了只网球拍，”办公室里的另一位女同事低声说，“你看行吗？”

“想得不错。”多丽丝敷衍说。她沿着一张铺开的双面折叠活动桌走起来。桌子很大，占去了这单间套房的一大部分空间。绉纸做的彩旗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系在桌子的四角上；桌子中央是一只多层大蛋糕，上面用糖霜做成一对滑稽可笑的新婚夫妇，驾着一辆破旧的汽车，车后拖着几只糖果罐头。

“不管怎么说，”多丽丝郁郁不乐地继续说，“我们这次聚会，不像是给新娘送礼，倒更像是给出丧前的死人守灵。我们将永远失去一位朋友，谁还有什么心思庆祝呢？”

夏洛蒂一直站在窗口向外张望着，大家让她守候在那儿，以便克里斯托尔的汽车一到，就可告诉大家。这时，她转过身来，柔声细气地责怪说：“话可不能那么说。克里斯托尔嫁了布莱克·卡林顿，但她不会变的。”

“她自己不想变也得变。”那带有权威性的平静的声音，出自办公室主任之口。她比在场的人年纪都大，在丹弗-卡林顿公司工作的资历也最长。听了她的话，房间里其他六位女士都不禁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之愕然，大家都洗耳恭听起来。“她为人好得没话说，”主任珀金斯太太往下说，“但一旦她住进山上那座大宅第，她的生活就由不得她自己主宰了。她整个的世界就会改变，她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克里斯托尔是不会不认老朋友的！”夏洛蒂颇不以为然。说完，她转身向窗外张望。这时，克里斯托尔·詹宁斯的那辆蓝色梅塞德斯牌德国轿车，刚好从拐弯角上转出来。“她来了！大家快！”

一位三十刚出头的女人，打开了自己套间的房门。她身材苗条，目光温柔，梳理得闪亮整齐的金发，呈波浪形披散在肩上，漂亮极了！她一进门，房内的女士们就一拥而上，欢呼雀跃。大家与她又是热烈拥抱，又是絮絮不断的祝福。

“可是——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下午会回家呢？我手头要做的事那么多……”她神情真挚，惊讶不已。这时，开初的一阵激动已经过去，第一轮的祝福也已喝过，嘁嘁喳喳的闲聊也暂告一个段落。七位女士围着放在地上朝天撑开的雨伞，等待克里斯托尔打开一包包的礼物。

“我关照过卡林顿先生，他一定得让你2点整回家，而且不能提早，”多丽丝格格笑着说，“他表情严峻极了。你知道，有时候他骂起人来那样子真太可怕了。唔，对不起，克里斯托尔——你毕竟当了他一年的秘书，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是吗？就是你们订了婚——他也不喜欢我对他指手划脚的。可这一回信不信由你，他竟心领神会，咧开嘴笑了。因为，你知道，这是为了克里斯托尔啊！他说，他决不会误事。以我看，他对你真是一往情深啊，克里斯托尔。为你干杯！”

大家在嘻嘻哈哈的笑声里又喝了不少香槟酒。然后，克里斯托尔开始打开一包包的礼物。每一件礼物都令她深为感动。她眼睛里充满了感激的泪花。她看着那件滑稽的内衣哈哈大笑；她笨拙地试着挥动了一下网球拍；她允诺骑马时一定用那条马鞭；她瞥了几眼《性之快》画册中的几幅画；她小心地解开用蓝绸带横一道竖一道扎捆得结结实实的大盒子，那是夏洛蒂的礼物。当她双手擎起一条丝绸被子时，大家都惊讶得目瞪口呆了，那是一条手工绣制的老式丝绸花边被子，真是美艳绝伦！

克里斯托尔几乎说不出话来。“绣这条被子——你一定花了

好几个月的时间！”她感叹万千地说。

夏洛蒂尽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她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六个月，”她笑着承认说，“谁会去数日子呢！”

“一个又一个的周末，你都说没时间去看电影，没时间上馆子吃饭。原来，你是在绣这条被子啊！——是为了我啊！”

夏洛蒂耸耸肩膀算是回答。

“噢，夏洛蒂！”克里斯托尔扑上去拥抱她的朋友，那条漂亮雅致的丝绸被子摊开在她俩的脚下。克里斯托尔感动至深，一时语塞。

夏洛蒂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但也感到挺高兴。她也紧紧拥抱着自己的朋友。“是啊，”夏洛蒂说，“我与比尔分居时，无家可归，而你收留了我。当时，我几乎绝望了，而你照顾了我。这一切我怎能忘记啊！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你们大家，”克里斯托尔说，“你们大家真让我叫绝了。你们是最好的朋友——我是说——我们大家——是的，我永远——永远——得啦，反正你们知道我的心意就行了！”

夏洛蒂急忙说：“你把眼泪掉在被子上了，克里斯托尔。看我不把你眼睛抠出来才怪呢！好啦，好啦。再看看其他礼物吧。这个，把这个包打开。”

忽然，门铃响了。夏洛蒂坐在门边，就顺手开了门。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穿着司机制服站在门口。他笑了笑，轻轻一按帽子向大家致礼。这时，房间里的笑声和谈话声戛然而止。

“你好，迈克尔。”克里斯托尔招呼说。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降临，使她感到愕然，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詹宁斯小姐，”迈克尔说，“卡林顿先生请你收下这包礼物，并向你致意。”他双手捧上一个小包。

“是他派你来的？”

“他在下面车子里等我。他知道，你们这次聚会仅限于女士参加。”迈克尔说着，满脸堆笑。

克里斯托尔向窗口走去，玛丽安则早在那儿伸出身子瞧着

那辆长车身的黑色高级轿车。“他真帅！”玛丽安赞叹不已。

布莱克·卡林顿办公室里的三位女职员只是莞尔一笑，因为，她们当然早就认识她们的老板了。克里斯托尔的其他几位女友这时都拥到窗口，以一睹百万富翁的风采。

“哎哟，克里斯托尔，你要不要和我交换一下？”艾丽斯自作多情地说，“我把我男人马文和孩子都给你，再给你免费当六个月保姆照料孩子，你说怎么样？”

“我说，他真帅，”玛丽安神情恍惚，又重复说了一遍，“即使他没有那辆大轿车，没有那幢在科罗拉多州最大的宅第，没有他那私人足球队，我也愿意嫁给他……”

“不过，我倒认为，他能娶克里斯托尔，算他运气。”夏洛蒂说，感情十分真诚。

“让我看一下，”玛格丽特说，“我离他最近是炼油厂罢工的那一次。那时，他的车子从我们纠察线前开过。”

她们一直看着迈克尔走出公寓，打开车门，坐到司机座位上。布莱克·卡林顿一头银发，显得英俊漂亮，犹如电影明星。这时，他正抬头向大家微笑着。但他那双眼睛却只紧盯着克里斯托尔。他一挥手，向上抛了个飞吻，那当然也只是给克里斯托尔一个人的。

当时，克里斯托尔真希望他能亲自上楼来，而不是派迈克尔来。当然，按照习俗，男人不能参加给新娘送礼的聚会——想到这儿，她自己又不禁哑然失笑起来。因为，布莱克·卡林顿可不是墨守成规的人；要不，他怎么能单枪匹马，独立奋斗，而成为石油界的巨头呢！

布莱克是个牧师的儿子，他是完全靠白手起家的。牧师因家庭负担过重，加之又生性怯弱，因而年纪轻轻就夭亡了。儿子向悲痛欲绝的母亲发誓说，他不想过清贫的生活，也决不想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在这种决心的驱使下，他就就业业，读完中学，又进入科罗拉多矿业学校。在学校里，他锻炼得性格坚强，头脑敏锐，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一进入社会，他就和一

位颇有地位的女人结婚，因为，他懂得，婚姻可以巩固他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当这种婚姻对夫妇双方都失去意义时，布莱克慷慨大方，让妻子亚历克西斯去欧洲了其余生，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他提供。现在，他的两个孩子都已成人；当前，他在世上唯一的愿望是把克里斯托尔·詹宁斯娶到手，和他结为伉俪。克里斯托尔一想到他那脉脉含情而又聪慧的目光，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嗨，看看老板给新娘什么礼物吧！”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那只白色的皮制小盒上。这时克里斯托尔手指都颤抖了，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也许是张镀金的出勤时间记录卡吧！”艾丽丝的话还没说完，一对5克拉的金刚钻耳环出现在大家面前。在柔软的蓝色丝绒盒内，那对耳环发出了耀眼的熠熠光辉。

大家看得都惊呆了。倏然间，又同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克里斯托尔，看有多漂亮啊……”

“噢，天哪！每只耳环足有一磅重……”

“戴上试试看，克里斯托尔，快戴上试试看……”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是啊，要是那个马修·布莱斯德尔，可就送不起钻石了！”

多丽丝的话大煞风景，且说得很响，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克里斯托尔此时刚戴上一只耳环，另一只还在手里。听了这话，她也顿时呆住了，连气都透不出来。室内一片寂静，令人痛苦难熬。

“多丽丝，”珀金斯太太轻轻说，“你笨起来简直像头笨牛。”

“真对不起，”多丽丝咕哝着说，“我想，这是因为——唔，对了，是出于忌妒吧？哎，不，还不止是忌妒呢！你能享有这一切，我很高兴，克里斯托尔。真的，我确实很高兴。不过，我又想到，以后，我们这些人就不大会再见到你了，还有——是

啊，我倒更希望你能和马修结婚。真的，我也确实是这么希望的。那样，我们仍然能成为好朋友。”

“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克里斯托尔平静地说，“我不会变的，多丽丝。”

“真对不起。”多丽丝又说。

“马修终究是有家小的人了，这人人皆知，所以，闭上你的嘴吧，多丽丝。”夏洛蒂厉声说。

“这没什么，”克里斯托尔说，“我想，我和马修的事反正大家都知道。但一切都已过去，早就过去了。现在，我爱上了布莱克，而马修在沙特阿拉伯，他的妻子在——哎，谁没有一些往事连自己也不愿多想啊！我们来分蛋糕吧，怎么样？”

克里斯托尔的话，使大家记起了这次聚会的目的，也使大家想到，人人都喜欢她，不仅因为她有着俏丽绝色的美貌，而且，还因为她有着冰清玉洁的气质；正是这些，使科罗拉多州的第一大亨为之神魂颠倒，百依百顺。

大约一小时之后，聚会散了。室内留下了一大堆脏碟子和脏酒杯，还有香烟灰，大堆大堆的包装纸和空盒子。大家都表示愿意留下来帮助打扫，但克里斯托尔都一一谢绝了。她需要有点儿独处的时间。她想，洗洗碟子，正好可以消除婚礼前她那紧张不安的情绪。有那么多事，她要好好考虑；又有那么多琐事，她得一一照料。

她看了一下表，才发觉与婚礼顾问约好的时间已经过了。房间得等一会儿再收拾了。她往脸上泼了些冷水，稍微涂了点口红，并决定不换衣服，仍穿身上平时穿惯的圆翻领厚毛衣。她坐上蓝色梅塞德斯牌轿车急驶而去。车子沿着自己公寓所在的街道，开上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再由林荫大道转入曲折而上的山路，直抵卡林顿庄园。庄园的大门高大而宏伟，开关由电脑控制，最近还特为克里斯托尔输入了新的程序；只要她一到，大门就自动开启。

她把车停在弯弯曲曲的椭圆形车道上。她知道，车子将会

波人开到车库，并仔细洗刷过。在她要用车时，又会及时开到她面前。她还未抬手按门铃，管家就给她打开了大门。

“您好，詹宁斯小姐。阿弗顿先生正在舞厅里恭候。”管家说话时脸无笑容。克里斯托尔真怀疑此人究竟会不会笑。

“谢谢。”她边说边匆匆从管家身边走过，进入明亮的富丽堂皇的前厅。厅里装饰着古罗马的雕像和挂毯，连那些桌子，椅子和餐具柜，也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她沿着长长的走廊快步走去。在她走近舞厅的双扇大门时，只见在她的左边有一个式样雅致的楼梯，弯弯曲曲通向楼上。

阿弗顿先生手里拿着有夹子的书写板和钢笔，微皱着眉头，正在铮光发亮的硬木地板上踱来踱去。

“对不起，我来迟了。”她说。

他看了一下表。在他背后，太阳逐渐把天际染成一片橙红色，阳光透过树丛，将荫影投射在一排排宽大的玻璃门上，犹如为这间大舞厅筑起了三道围墙。“我已经等了20分钟了，”他说，“我们马上开始吧，好吗？”

不等她回答，他就走开了。她只得跟随着他。他显然对自己这一行十分精通；而她呢，不仅这间大舞厅使她感到很不自在，而且，整幢宅邸都使她产生一种恐惧感。现在，她要在这儿为丹佛上流社会的精英安排一次重大的社交活动，而她自己往往还弄不清楚究竟该用哪只叉子吃鱼，也不明白这样讲究又有什么意义。

“壁炉里都要放满鲜花，”阿弗顿先生说，并在纸上急速地记着什么。“要放上白色的千金子藤花、粉红色的香水月季花，当然，也得有粉红色的杜鹃花。再沿这面墙堆一个花坛。”他等待着她的回答，而她却神思恍惚地在想，一个壁炉里放满这些鲜花要花多少钱啊！“你真的喜欢千金子藤花吗，詹宁斯小姐？”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分清千金子藤花和丝石竹。当然，她可以学。“啊，当然喜欢。”她回答说。她说话的声音本来就很低沉沙哑，现在，在这偌大的房间里，她的声音几乎听都

听不清了。

“当然，你如果喜欢别的花的话，可以提出来。”他又一次停下来等待她的回答。夕阳的余辉映红了宽大的舞厅。阿弗顿先生穿着硬领衬衫，系着笔挺的领带，在这大厅里显得颇不协调。她怀疑自己也可能与当前的优美景色相悖。

“不，没有。这样很好。”她话说得挺客气的。她想，婚礼前有点儿紧张，这是很自然的。谁能做到婚礼前不紧张呢！

“是的，这些花配在一起，给人以雅而不俗的感觉。”阿弗顿先生说。他举步轻快地穿过大厅，克里斯托尔不得不加快脚步紧跟其后。“你从那扇门进来，”他用钢笔指了指说，“随后通过中央的过道走到这儿。唔，对了，你喜欢用什么乐曲？”

“嗯……那首《婚礼进行曲》呗。”克里斯托尔说。

“《婚礼进行曲》，”他口里重复着，脸上几乎露出了难堪的表情。“你说的是哪一首《婚礼进行曲》，是门德尔松的，还是李·瓦格纳的？”

她永远也分不清楚什么门德尔松啊，瓦格纳啊！谁让她与布莱克结婚呢？她不能——但她突然记起了他那温柔的亲吻和多情的微笑；这一切提醒了她。她目光直逼阿弗顿先生的眼睛。“这两首曲子哪一首好？”她问。

“哪一首现在都不时兴了。”他回答说，态度显得颇有些傲慢。

这时，传来了另一个说话声，使他俩都大吃一惊。“我想，詹宁斯小姐并不一定要点那些名曲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正站在他俩背后的门口。

小伙子20刚出头，脸色和蔼，但却挂着一丝冷笑；一撮乱蓬蓬的黄头发披在前额。他走进大厅，一派显贵风度，好像他就是这儿的主人。可以肯定，他就是布莱克的儿子史蒂文，刚从纽约回家，准备参加父亲的婚礼。他大踏步穿过闪闪发光的木条镶花地板时，一直在和阿弗顿先生说着话。

“也许，可以用木管乐器演奏的乐曲，”他兴高采烈地说，“譬

如说，巴赫的降E大调长笛奏鸣曲中的《西西里岛人》。你一定知道这首乐曲吧，对吗，阿弗顿先生？”

阿弗顿先生对此显然一无所知。他显得很不自在，但马上又皱起眉头，装作回忆似的，一面结结巴巴地说：“唔，对了，我知道，好像记起来了——”看着他那副尴尬相，克里斯托尔觉得好笑。

斯蒂文断然转过身子，向克里斯托尔粲然一笑。他一手搭在克里斯托尔的肩膀上，与她并肩通过舞厅大门，进入隔壁的音乐厅。这时，阿弗顿先生只好紧紧尾随了。

“在外面花园里，放上一只古竖琴，再加上一只中提琴和一只大提琴——你看怎么样，克里斯托尔？”他问她时，那位吹毛求疵的小老头匆匆尾随其后。

“太好了，”她表示赞赏，“妙极了！谢谢你，史蒂文。欢迎你回家来。”

他两眼直盯克里斯托尔，那目光霎时似乎流露出灰败失神的神色。这使她不知所措。他一到就救了她的急；然而，他毕竟还是个22岁的小伙子啊！他在纽约独立生活已一年了。她也曾考虑到做后娘的难题，但想到的只是与史蒂文的妹妹法伦相处的问题。尽管史蒂文眼中那灰败失神的目光只是一闪而过，但她知道，近来他有点心烦意乱。他转过脸去，随便说了句什么，可她没有听清。好像是说他父亲不怎么欢迎他回家吧。噢，她一定听错了。

“你一定累了，”他又说，“干吗不去休息一下呢？我想，我了解你的要求。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让我来替你与阿弗顿先生一起安排吧。你以后还可变动嘛！”

克里斯托尔点头表示感谢，并踮起脚尖在史蒂文的面颊上吻了一下，就离开了房间。阿弗顿先生马上在史蒂文身边说起挖苦话来。“她显得有点狼狈，是吗？”他窃声说道，“是啊，有些人就根本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阿弗顿？”史蒂文问。他虽然说得很轻快，但

话音中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威胁。这位婚礼顾问却不够灵敏，没有听出对方的话音。

“噢，你也知道，卡林顿先生，”他说，“就是那种转变——得适应——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啊！”

史蒂文的语气此时变得冷酷无情起来，听了他的话，无论哪个人都会感到不寒而栗。“你应该向詹宁斯小姐去求饶，”他说，“今后，在离她50英里之内，不许你说任何有损她的话，连想都不该想！否则，我将亲自干预，不会派你做任何重要的工作。我的话你明白了吗？”

阿弗顿先生只得忍气吞声了。

“那很好。”这位身材修长的年轻人说。他点了下头，重又把阿弗顿先生带回大舞厅。“下面该安排什么了？”

“接待来宾的问题，先生。”阿弗顿先生说，眼睛看着手上的夹子书写板。

从他们宣布订婚之日起，克里斯托尔就不再当布莱克的行政秘书了。但有时候，新来的秘书对业务尚不熟悉，许多重要的、机密的工作布莱克仍需要她来处理。克里斯托尔怀疑，他只是希望能和她一起呆在他办公室里，因此故意找些借口把她召回来工作——这种想法，布莱克也一定会欣然赞同的。她热爱工作，乐在其中。她感到，他确实也少不了她；她也看到，在婚礼前夕，办公室里尽管乱糟糟的，但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卓有成效。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欣慰。所以，当布莱克要她第二天下午去办公室时，她毫不介意。

克里斯托尔在他身边工作了好几个小时，澄清了得克萨斯州一个新油田租契中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布置了把一份合同从阿拉伯语译成四种文字的翻译工作，以便老板在第二天的电话会议中与国际合资人一起磋商这份合同。她还安排好了三天后将在华盛顿与两位参议员和几位众议员举行的宴会，以便讨论有关法案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影响到他近海的油井。时间飞逝，一下子就近4点了。她不得不匆匆离

开。

“我得去服装店试一下衣服。要不，举行婚礼时，我穿的衣服上还会插着服装店的别针呢！”她笑着说，并从他私人办公室的门口给了他一个飞吻。“吃晚饭见。”布莱克看了一下表，抬头向她微微一笑，并在宽敞的红木镶花地板的办公室的另一头，回了她一个飞吻。

她穿上华贵的猞猁皮上装，那是布莱克送给她的圣诞礼物。这件高级上装，套在她那件当工作服穿的朴素的丝绸衬衫上，她还是感到挺不自在的。经过会客室时，她向布莱克的四位秘书挥手告别。当时，她只是隐隐约约感到有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站在会客室的另一头。她觉得那男人老是盯着她看，因而她不禁也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这一看，她顿觉天旋地转起来。那熟悉的面庞犹如鬼魂，但她又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他的存在；他那深沉的男子气，红润的脸膛，以及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皮肤，这活生生的一切，占据了整个宽敞的会客室，遮挡了其他的一切，剩下的只是他俩相视的目光。

“我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马修——没人告诉我，你——已回来了。”

“我回来了。你还好吗，克里斯托尔？”

她无言以对。他俩站在那儿，相距有几英尺，中间隔着属于布莱克·卡林顿的漂亮豪华的地毯，隔着属于布莱克·卡林顿的玻璃制的咖啡桌；而且，此时此刻，布莱克·卡林顿的那几位秘书正注视着他俩；克里斯托尔忽然感觉到，布莱克本人也站在他私人办公室的门口注视着他俩。

她转身看了看他。他笑了，并向他俩走来。他一手搂住了克里斯托尔的纤腰，在她的面颊上轻轻一吻，那神气好像就是当众宣告：克里斯托尔是属于他布莱克的。他转身向马修·布莱斯德尔笑着打招呼。“欢迎你回来，马特①。”

① 马修的呢称。

克里斯托尔胸中不由怒火中烧，并深感不安。难道是布莱克特意安排，让她与以前的情人不期而遇，以便察看一下他俩重逢的场面吗？是的，马修是她往昔的情人；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但对此事，布莱克当然不能贸然轻信。会不会他下令让马修从沙特阿拉伯专程返回丹佛，以便观察一下她见到自己从前情人时的反应？

“吃晚饭见，克里斯托尔。”布莱克又说话了，并陪着她向客厅门口走去。

在晚上吃晚饭时，布莱克告诉克里斯托尔、史蒂文和法伦说，形势突变，迫使马修和丹佛-卡林顿公司的其他职员从中东撤回来。布莱克说，游击队向油井发起突然袭击，卡车被焚烧了，手榴弹四处开花，他们便被赶出了油田。在逃往机场的路上，又不断遭到狙击手的射击。马修和其他人都能活着回来，真算是幸运了。听了布莱克谈到这些具体情况，克里斯托尔感到自己错怪了布莱克。

“我和马修是从纽约乘同一班飞机回来的，”史蒂文说，“他逃出来时，除了身上穿的，其他一无所有。马修这个人很好，我喜欢他！”

布莱克的女儿法伦，看上去像个瓷洋娃娃：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长长的黑色髻发，一张迷人而又稚气的嘴。但从这张迷人的嘴里，吐出来的话句句言词尖刻，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恶语伤人。法伦心怀不满，部分原因是由于她对父亲年轻的未婚妻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敌对情绪。因为，她这个独生女儿一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而且，法伦生性狡黠，聪慧过人，然而，这个宠坏了的姑娘，不怎么愿意显露自己的狡诈和才智。但是，一旦谈到生意经，克里斯托尔知道，法伦就会兴味盎然，明察秋毫。布莱克更希望这种天赋能在他儿子的身上体现出来。

法伦正急不可耐地询问着布莱克，“他们是些什么人？俄国人吗？”她问。

布莱克越过酒杯杯口看着法伦，他被女儿这种专注精神有点儿逗乐了。“美国人。”他回答说。

“有道理，”法伦说，“我们能不能重返中东？至少，有没有可能把设备运出来？”

“没有海军陆战队保护的话，”布莱克语带讥讽地说，“我可不想花冤枉钱。”

“你与他们那些人达成了协议，你就应该肯定，他们会履行协议的，”法伦说。她说起话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他父亲的口气，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十分逼真。

“你看呢，史蒂文？”布莱克问他的儿子，但语气已不那么热情了。

史蒂文不愿正视他父亲的目光。“我对此一无所知。”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对自己的回答也并不感到难堪。

“好啊，你看，你是不是应该关心一下这些问题了呢？”布莱克问。

“是的，先生。”史蒂文低声表示赞同。

“布莱克，”克里斯托尔平静地说，“史蒂文在安排婚礼的事上，帮了我的大忙。他——”

“是的，”布莱克以挖苦的口气打断了她的话。“我知道，在这方面他是个行家。”但听到克里斯托尔说话，他精神又振奋起来，并且因改换了话题而显得兴致勃勃。法伦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不禁怒气冲冲，因而不小心打翻了酒杯，那洁白的织花台布上洒满了酒。当仆人赶来擦干酒迹时，法伦和史蒂文趁机告辞离开了餐桌。

“只有两个星期了，”布莱克说，热情洋溢地向坐在对面的克里斯托尔笑着，“可我感到太长太长了。”

她想问问他，直接了当地问清楚——是不是他故意安排马修和我当着他的面不期而遇的？——但她终于抛开了这种可怕的念头，也向他莞尔一笑。他确实对她一片深情。她与马修的事早已成了历史。布莱克想得不错，换个话题确实是个好主意。

他俩还有多少事要商量啊！

“但愿法伦和我能友好相处。”她带着试探的口气说。

布莱克向椅子背上一靠，咧嘴笑了。“法伦是有点宠坏了，”他说，“这我也知道。但她是个好孩子，会慢慢习惯起来的。每个人只要与你在一起就会喜欢你，是不是这样？要不要我和她谈谈？好的，我找她谈谈。我要告诉她，我的两个女人——你们两位——对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多么希望你们也能互相产生感情。法伦也该找个对象结婚了。但对她来说，这却是个大难题啊！”

“也许，有些事急不得，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克里斯托尔说。

“不，”布莱克断然说，“我要找她谈一下。”

不料，第二天，他就找到了和法伦谈话的机会。那天，迈克尔驾车把他和他的律师安德鲁·莱尔德从办公室送回家。轿车进入庄园大门后，沿着花园似的林荫路驶去。两个人在车里一直看着摊在他们面前折叠桌上的文件，根本无心观赏四周如画般的优美景色，也没有看到远处有人正骑马向轿车奔来。当车内的电话机响起嗡嗡声时，布莱克心不在焉地拿起听筒。

“谁啊……？”

“欢迎你回家，爸爸！”

“法伦！你在哪儿？我正在回家呐！”他抬头向车窗外看了看，发现他们早已进入自己的庄园了。然后，他见到法伦近在咫尺，策马与轿车并排小跑着。她正用步话机与布莱克交谈着，并低头向他笑着。她轻巧的身段，随着马的奔跑，上下晃动着；她那骑马的姿势十分优美，显然是个好骑手。她身后还跟着布莱克最宠爱的那匹雄花马，马鞍马缰，配备齐全。

“爸爸，难道你还不知道发生了能源危机吗？干吗坐着汽油老虎兜来兜去呢？”她对着步话机打趣说。迈克尔减低了车速，边开车边用欣赏的眼光偷偷地瞟着骑马的姑娘。

“停车，迈克尔。”布莱克边说边把一堆文件推给安德鲁。他